

编者前言

本书是著名作家何为60年文学生涯中的小品随笔集,从1940年迄2004年,选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有广泛影响的短文,共42篇。这些篇章,被选入多种散文选集,或译成外文,或编为教材,或作为全国语文作文高考试题,或选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课本。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史的检验,现集中成册,按发表年月排列。

书中多篇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时代风云。行文简约凝练,短小精悍,追求思想内涵和审美情趣,充分体现作者典雅隽永的艺术风格,作品具有文学欣赏的价值,一卷在手,可供阅读享受,也是写作范本,是青少年读者值得珍藏的文学读物。



Contents

目录

1	致青少年读者	何 为
1	倚桅人	
3	江边	
8	罗丹的手	
10	到钟楼去的路	
14	贝多芬：一个巨人	
18	两姊妹	
22	第二次考试	
27	千佛山上的小树	
33	小城大街	
38	石匠	
43	老师对我说	
50	照片上的童年	
53	山乡渡船老人	
60	飞雪的春节	
65	小灯	
69	风雨醉翁亭	
73	佳茗似佳人	
77	矮墙	
81	书事二三	
86	彩色电车	



- 90 上海1992
- 95 最后一圈
- 97 故乡与祖国
- 101 茶壶
- 104 赠书
- 108 土屋里的水酒
- 110 试掘一口井
- 112 论时间
- 115 饥谨岁月
- 117 电话与人生
- 120 独行者语
- 122 小品二则
- 124 瞬间印象
- 127 家园
- 130 独守老房子
- 133 精神的火花
- 135 阿雪
- 138 书房
- 141 生命
- 143 旧文记愧
- 145 无名氏
- 148 上世纪的一张合影

致青少年读者

这本书是专为青少年读者编选的。

很久以来,我想在自己过去数十年来的作品里,选编一本给青少年读者阅读的书。主要是散文,包括小品、随笔、游记和阅读笔记等等,取其文字简约精短,又不失内涵和意蕴,经得起咀嚼和寻思,同时又给人在阅读中得到愉悦。这是我在文学道路上终生的探索 and 追求,不知道这个选本能否符合这一意愿。

《何为精短散文》收入1940年的《倚桅人》到2004年的《上世纪的一张合影》,跨过20世纪大部分时光,直至21世纪之初,历时六十余年。书中不少篇章,经过漫长岁月的筛选和风云变幻的历史检验,有些文字被反复转载或多次论述,有些辗转流传到国外。以此为依据,从中选出42篇,编成一集,以供文学爱好者的浏览。

我曾经说过,作家一生的作品,都离不开个人生活道路和社会变迁,必然带有自传的成分,尤其是散文。我从少年时代开始涉足文学领域,尝试多种文学样式的探索,由于个性和气质以及美学情趣,最终倾向于散文,并投身于散文创作。这本文集中或多或少留下我的

人生轨迹。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既贴近生活,又直面社会,常涉及历史的一角,更宜于抒写心灵的篇章,直接向读者倾诉衷肠,剖析自己,名副其实面对面沟通心灵。作为一种文体,散文具有语言艺术的魅力,有其特殊的亲近感和感染力。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中各篇力求简短,尤其是我晚年的写作生活中,所作都属于千字文。我是提倡写短文的。短文从锤炼文字到谋篇布局,较冗长空洞大而无当的长文难得多。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快,言简意赅的短文常能赢得更多的读者。

虽然我早已不像从前那样,在书桌旁悬挂绳子,用以挂上一些纸片,记着一些正在酝酿的素材,也匆匆记录一闪而过的意念思绪乃至零落的字句,美其名曰“灵感的闪光”,如不记下转瞬即逝,再也想不起来。但是,绳索上主要挂着我刚刚完工的手稿。人们在写作时,总是处于亢奋状态,写完后需要冷处理,以客观眼光挑剔地审视自己的手稿。这“悬索审读”自己手稿的习惯早已过去,现在我已整整八十二岁有余,虚岁八十三,尽管写得很少,至今仍保持反复修改的习惯。我常常引用鲁迅名言:“写完后至少要看两篇,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毫不可惜!我写作时总是铭记在心。这些信笔写来的创作谈,如能对读者有所助益,那将是我莫大的欢喜。

年轻真好。衷心为青少年朋友祝福,须知青春不再,

决不让青春虚度。在我晚年的写作生活中,如果我的视力和健康许可,仍愿继续笔耕,以充实我的文学人生。只要我写作,精神有所寄托,我就感到青春常在。

是为序。

何 为

2004年初夏



倚 桅 人

密云欲雨的瞬间，这个人抱着双臂，仰首靠着桅杆，面向深不可测的，即将被黑暗吞噬的大海，像是期待着什么。

期待着什么呢？

桅杆耸立在暮色沉沉的天空中。一束落日光，在桅杆顶端倏忽一现，立即消逝。满天乌云，沉重如铁，暴风雨前的低气压，令人窒息。

然而有了风。海风如张开巨翼，行将呼啸起来。

一只海鸥，傲然穿梭于海天，上下翱翔，仿佛给远行者带来某种信息。

这个人沉默无语。惊喜与颤栗集于一身。纷繁的思绪随着潮水起伏。间或，放远视线，遥望水天混沌的远方。

铅灰色的天空压得更低了，同海上的万顷烟波连成一片。回想过去，一段弯弯曲曲的岁月，愿把记忆略加引申，却让一道闪电划然劈成两截：往昔与如今。

凝神屏息间，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突然一声霹雳，响彻空旷的甲板。雷声隆隆，有如车轮铁轴的苦重辗转，在天边滚过，在心头滚过。

他悚然一震。

天穹像巨幅灰布。海鸥腾飞,白色翅膀画出银亮的弧线,闪耀着希望。它来了,可是它又去了。

依然没有雨,一点一滴都没有。

他感到脸上灼热。不耐于久久等待,想呼喊,想大声呼喊。随后他焦躁不安地频频环顾。

环顾什么?追踪那没有任何羁绊的海鸥吗?憧憬海鸥的自由风姿吗?

沉思片刻,于是低低吹起口哨。古昔的恋歌,点燃心灵的火焰,使他迷醉。

下舱里,一群少男少女唱起不成节拍的歌,可是很美丽很美丽。当人们歌唱生活的愿望,或是歌唱理想,歌唱生命的时候,没有不动听的韵律。

风之翼终于鼓起来。歌声随风飞旋。青春笑语浮泛于海上。浪涛颠簸着港湾里的海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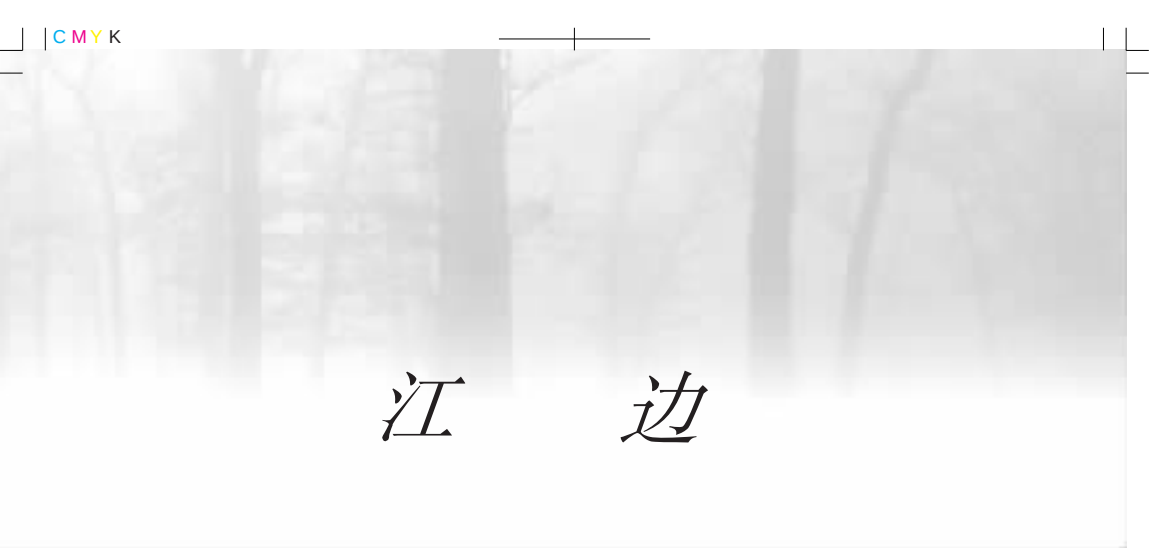
哦,雨来了,雨来了!

第一滴雨,暴风雨的第一个音符。

倚桅人,热泪盈眶,交抱着的双臂仰天张开,发出一声欢呼。

1940年11月





江 边

深秋的夜晚。我在南京路外滩下了电车，迎面是斜风细雨。我撑起一把油纸伞。我是去向一位同窗十年的老朋友送行的，因为时间还早，有意走得慢一些。

夜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雨水成串从伞檐滴落下来。我贴着黑幢幢的街屋，在一个仓库门前站立一会。这一带路灯昏黄，在蒙蒙细雨中更显得黯淡。偶或从江面上传来一声汽笛，如同孤苦无告的嘶喊，码头上的夜遂更觉荒凉。四周是一片异样的寂静。

这真是孤岛之夜，我对自己说。不，不如说是荒岛之夜。

街灯的朦胧光影里，依稀有两个人也在躲雨，就在我近处的一个拱形门楣下。

我无意去听别人的对话，但是雨声中仍然能听见一个姑娘动人的声音：

“冷热自己一点也不小心，难道我永远能在你身边呢？”

男的却是一言不发。

女的说：“昨天晚上我父亲又骂我了，骂得很凶的，其实

他也不想,他每天吃用从哪儿来的!唉,有时他喝醉了,又是流泪,又是咒骂自己,也怪可怜的!”

男的依然默默无语。

透过飘忽的雨丝,一家小酒吧间飘出一阵烟雾,夹杂着吉卜赛女郎挑逗的笑声和软绵绵的音乐声,顷刻间门又关上了。

雨似乎小了一点,我举起油纸伞向十六铺码头走去。

想不到我又听见那姑娘低声温柔地说:

“啊,你听我说,身体总得自己保重一点,咳嗽还咳不?我们等的一个日子,我们的日子总会来的!”

那个男的含含糊糊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只顾向江岸那边眺望,显然带着隐隐的焦躁。他几次想说什么,正待启齿又止住了,或者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话语中透露出抱歉的声调。

原来他们就走在我前面,在同一条路上,两个人合用一顶很大的黑布伞。我只能看见他们伞下的两个背影。

那个姑娘挽着男朋友一起散步,只顾自己说话,听起来有如幽幽的独语:

“我常常想,我们都在受苦,我也不怨,不过我相信,好日子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头上,你说是吗?”

男的似乎骤然想起是在向他发问,便慌忙点一下头,真怪,这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他心里仿佛埋着一个秘密,不知为了什么事,他变得反常和沉默。

这时传来码头上起重机装卸货包的沉重的声响。间或响起码头工人的邪许声。江边一条小商轮不久将升火



待发。船桅上有一盏半明不暗的灯，有如诡谲的眼睛。

海关大钟在一串庄严的音乐伴奏后，从容自若地敲了九下。晚上九点整。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在码头上徘徊，转向铁栏杆，看着黑黢黢的江水出神。

是谁，在铁栏杆的另一头唱歌。熟悉的歌曲，忧伤的旋律，凄迷的音调，在空旷的码头轻轻飞扬。仔细一听，是那个姑娘在曼声低唱。

他们挽着胳膊，并肩眺望黄浦江上悒郁的秋夜。看起来是幸福的一对，可是总使人觉得在幸福的背后，有一个不解的谜。

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四周有什么人。在这个近乎荒漠的深秋雨夜，在这阴寒湿冷的码头上，仿佛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当一对情侣想逃避现实世界时，常常设想或憧憬荒无人烟的海岛。这也许就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原因。

随后，断断续续地，那个姑娘诉说着，辄下一般沉重的生活带来的苦恼。她的声音像是从痛苦深渊里发出的一种回响。但是她并不绝望。

她说，有时倚着窗口看天上飘浮的白云，真想飞，飞到高高的蓝天上……那声音恰如寂寞的女孩在编织一个美丽的童话。是哄骗自己，抑或寻求解脱？不知为什么，令人感到辛酸。

又下雨了。昏暗的灯光下，码头上笼罩着浓雾般的细雨。一顶宽大黑布伞遮着两个人影。只听见那个姑娘的清脆的声音：

“我可不能常跟你在一起。别再那么任性，烟酒都该节制一点。”

停停，她又说：

“咳，上回我给你织的那件毛线背心该穿上了。咳，你今天倒是怎么啦？不笑，又不说话。为什么？”

回答是含糊其辞，随即勉强一笑。

“也难怪你。这年头大家都苦，不是说，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吗？咳，生活！不过，我们都还年轻，你得闯出一条路来，是不是？啊，我回去了！”

她并没有马上移步离开。过了一会，才从伞下探身出来，又立刻想起什么回身进入伞盖下，依恋地说：

“哪，差点忘了，我给你织的一副手套。试试看。暖和吧？今夜你就别送了，那边有电车站，我不用伞。你早点回去。哦，你不是有信给我吗？我带着你的信，看你的信，就像你在我的身边。”

黑布伞像童话里的大菌菇，这时菌菇下两双脚，不管雨水激溅，紧紧贴在一起。

我转过身去。

我回头时，黑布伞下只有一个人。那个男青年黯然神伤地凝望着，在街角消失的一个背影。他伫立着久久不动。忽然又挪步向对街奔去，似乎想去追踪他倾心的姑娘，却又停步不前，喃喃自语。他猛一转身，终于下了决心，匆匆下船去了。

他也去送朋友远行的吧，我想，也许是的。约定的时间已到，该是进入船舱去了。





在烟雾迷漫的货轮客舱里，我的那位十年同窗好友兴奋地向我握手。

他给我介绍一位和他同上征途的朋友。

我一愣。这位朋友过去从不相识，却又在哪儿见过。不错，就在刚才，在街头一角，在码头上。他手里那顶黑布伞还在滴着水。脚旁有一件小旅行包。

他苍白的脸上掠过阴郁的微笑，沉静地说：

“我看见你的，先生，我想你一定也看见我们。大时代有许多小插曲，刚才你看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我原想当面告诉她，可我不忍心向她当面告别，她看了我的信就会明白的。她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她想得开，她会原谅我而且祝福我。你看，我的心，我的手，有多温暖，不都是她给我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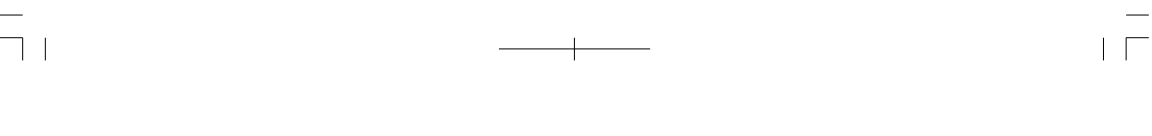
带着这片温暖，他就要上路了。

我的同窗好友听毕这个生活中偶然的故事，不禁呵呵大笑，倒在席地铺开的床位上。

说者沉思了一会，隐藏着不易觉察的眼泪，背转身去看舷窗外秋雨连绵的黑夜。

今夜他们都要奔向憧憬已久的远方，让我也为他们祝福吧！

1940年10月



罗丹的手

里尔克(Rainer Marie Rilke)的《罗丹》给我的启示：人和艺术结合为一的崇高启示。艺术家如欲有所成就，必须奋不顾身地工作，终生咀嚼苦难与试练的面包，这正是罗曼·罗兰说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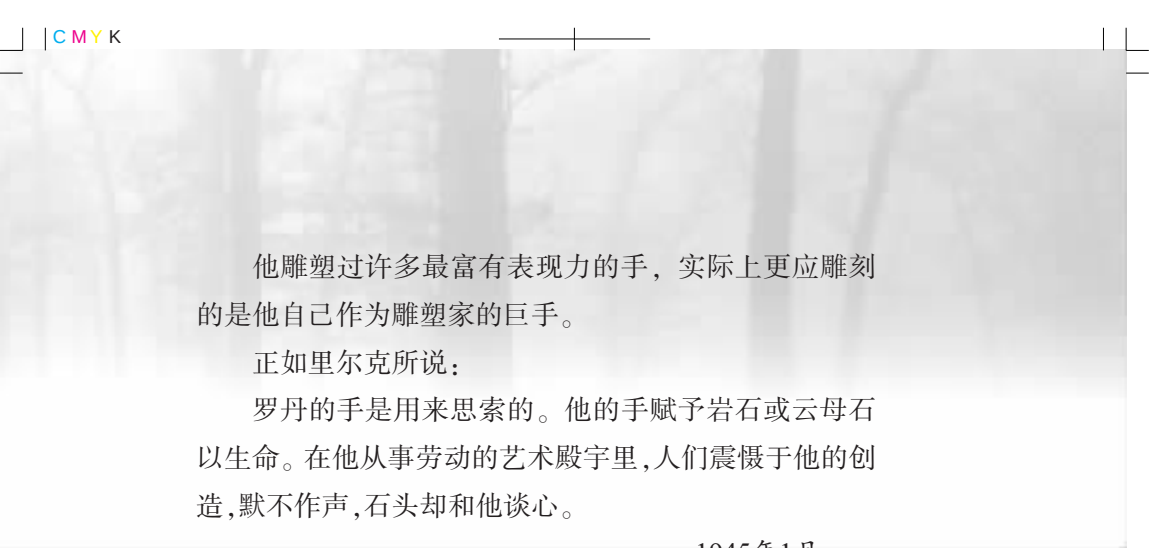
他探求。他摸索。他寻觅。他永远向前追逐。对一个如此忠于自己创造的艺术家的，尘世的浮名功利，或褒或贬，或毁或誉，一概置之度外。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灵魂的殿堂，有他自己手创的大千世界。他活着为的是完成一种神圣的使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

生命无处不在。犹如罗丹，凡是他目光所及，无处不抓住生命。他往往在最偏僻，最幽暗，最惨淡的角落里，捕捉它，审视它，体察它。在踟蹰不前的十字路口期待它，在生命飞奔的空间同它会面。

当疑惑来临的时刻，当踌躇与彷徨交错而来的瞬间，当一切蜕化期中的生物处于兴衰交替的痛苦时刻，在他身上便出现一种顽强的斗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和一种锲而不舍的信心。





他雕塑过许多最富有表现力的手，实际上更应雕刻的是他自己作为雕塑家的巨手。

正如里尔克所说：

罗丹的手是用来思索的。他的手赋予岩石或云母石以生命。在他从事劳动的艺术殿堂里，人们震慑于他的创造，默不作声，石头却和他谈心。

1945年1月

到钟楼去的路

“你看这条通到钟楼去的笔直的路，你看见竖在那条路前面拱形的石牌坊吗？”多年以前，我和大学时代的一个同学说，那一天我们在早春的大学城里散步。

“我看见了，那石牌坊，耸立在路上不知有多少年了。”她说，脸上带着温柔的沉思神气，“每次我在这里走过，总觉得它似乎很孤独很老，一个人到这样高龄，多半生活在回忆的日子里，甜蜜与忧愁一起糅合在心里，你说的是吗？”

“而且它是沉默的。沉默中有多少感慨！试想我们脚下这条路，这条到课堂去的路上，曾经印上无数学生的步履。来了，又去了。按照学制的期限走完这条路。接着又来了另外一群，用同样的时光来来往往行走于这条路上。几年几十年，从父亲的儿子到儿子的儿子，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世世代代走不完的路。”

“走不完的路。”她微微侧过脸来，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想到，这条路乃是引向智慧的道路，这石牌坊若赐以嘉名可称作智慧的门。你说呢？”

“就为的是寻找智慧与幸福，人们不惜用青春年华来



换取它,用数不尽的春秋佳日来换取它。哦,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老人的故事吗?”

“一个学者的故事。我听我祖父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忘记岁月的人,一个勤奋好学的人。他贪婪地如饥似渴地读书,千卷书,万卷书,有若蚕食桑叶,为的是弥补他早年失去的求学时间。”

“失去的求学时间!”

“是的。他寻找。他探求。他索取。最后——这真使人迷惘起来,最后他被波涛万顷的书海吞噬了。”

“这怎么讲?你告诉我这为的是什么呢?”

“一天早上,他睁开眼来,一层翳障蒙住了他的双目。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还是照常起来摸索着把窗子打开,听见起风,他以为是下雨,其实窗外明明是一个明朗的好天气。”

“可怜的学者!”

“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习惯地伸手抓起一本书。你知道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他近旁前前后后左右四近都是书。他的楼屋像一个小小的书城。既然他成年累月读书成癖,手不释卷乃是他无可更易的习惯,因此他那天首先想到的是一本没有读完的书。”

“他把自己一生都埋在书堆里!难道周围没有一个关心他的人,比如说,他没有一个伴侣吗?”

“书籍就是他终生的伴侣。没有一个女性敢于跟这样的人接近,或者说他根本没有一点余暇去接近一个女性,